

# 放手



／ 其真

是

晚上十一時，穎賢循例扭開電視，收看最後新聞報告。眼睛凝視畫面，心卻掛著到了同學家裡的女兒珊。她出門時向我保證十一時半迪芝的父母看完球賽回來，便會送她回家的，費家離這兒頂多十分鐘車程，連同等待汽車引擎解凍，十五分鐘無論如何都應回來了，反正他的車子剛用過，無須解凍，為何還未見蹤影？外面又冷又靜，丈夫遠行出了門，少了一個人分擔這份焦慮，穎賢不禁煩燥起來。

已是十一時廿分了！穎賢再耐不著那份焦急，準備去打電話，卻找不到迪芝的號碼。哎，珊這個孩子，稍為肯放她出去，便如野馬般跑掉了，連迪芝家裡的電話也沒留下。穎賢好不容易才從學校的學生通訊錄找到。

「喂，是迪芝嗎？」

「你是誰啊？」

「我是珊的媽媽。」

「呀，李太太你好！我們才剛進門，珊和迪芝正在看錄影帶，還未看完，但也快完了。等會我就送她回去，你不用掛心。」

穎賢沒有料到費太太他們已回家，霎時間把馬上要親自接珊回來的說話吞回去。

「謝謝你們邀請珊到你們家，她在你們處已玩了一整晚，怎好意思還要麻煩你送她回來

啊？」

「絕不麻煩，我們都很喜歡珊，真替迪芝高興能找到一個基督徒同學做朋友，互相支持，我們為此事禱告了好久。」費太太的語調興奮，看來剛才那場球賽必定十分精彩吧！

「迪芝與珊談得來，那最好不過了。」穎賢壓下內心裡焦急，客氣地回答。

「讓我們送珊回去，星期五晚上我們都習慣遲睡，就這樣決定吧，晚安！」

放下聽筒，穎賢有點氣自己做人就是這樣不夠堅決，明明想教導女兒外出要準時回來的規矩，卻偏讓人家三言兩語阻止了！那費太太也真不通情，明知我擔心女兒，卻不讓我跟她談。身為母親，也不會以己心比人心！珊這孩子又實在不對，十一時見費太太夫婦未回來更應打電話給我個交待。玩得忘形連家都不想了，怪不得人家說女生外向，回來定要好好教訓她一頓。

十一時四十五分了，外面一片死寂，沒有燈光，沒有車輛。「也許該再打個電話到費家，告訴他們我現在就去接珊回來。不！直接去敲門算了，若他們已出門。必定會在路上碰頭，因就只有這唯一一條路。剛才丈夫打電話回來又沒留下他那邊酒店的電話及房間號數，否則

可跟他商量，給我點主意。不行，那邊已快凌晨一時，他該睡了，不應吵醒他，害他明天無精神開會，唉，該怎麼辦呢。」在猶豫間，思潮一浪又一浪的湧現心頭，久久不能平伏。

過去十多年來，在她手中操縱自如這根韁繩。彷彿在傾刻間鬆了，不再受控制，怎叫她不驚惶失措？進而對自己以往對女兒的教導產生懷疑與內疚，難道所付出的苦心所換取的就是當前的無奈和挫敗？到底錯在那兒？她覺得好助、好孤單。

終於在寧靜中，她得著聖靈的光照。

「主啊！我錯了，韁繩是屬於祢的，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拉得越緊，焦慮越大，越是緊張，越要保護，帶來更大的失落和恐懼。謝謝祢讓我及時看見自己的軟弱，求祢赦免我沒有以禱告的心來信任祢，又疏忽了積極地訓練女兒學習獨立，建立適當的價值觀，妨礙了她應有的成長，赦免我連祢的扶持也忽略了，我願意放手，把韁繩交還給祢。」

窗外閃來一道車頭燈光，費太太的車子在屋前的車道上停住，珊回來了！

「媽，對不起我晚了回來，因為費太太知道我下週要演奏貝多芬的57號鋼琴奏鳴曲，那是她最喜歡的樂章，故要我留下來彈給他們聽，他們都稱讚我彈得好，還鼓勵我將來選修音樂呢！」

「天父必定親自指引你的每一步。」

穎賢如釋重負地向珊祝禱，又像是向神發出感謝。